

该去萨拉热窝了



俄罗斯
新实验

POCCYB

小说系列

〔俄〕米哈伊尔·波波夫 著
赵红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该去萨拉热窝了

Пора ехать в Сараево

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



〔俄〕米哈伊尔·波波夫 著

赵红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该去萨拉热窝了/[俄罗斯]波波夫著;赵红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

ISBN 7-5006-5164-3

I. 该... II. ①波... ②赵...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409 号

Михаил Попов

Пора ехать в Сараево

中国青年出版社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和俄罗斯

著作权协会获得本书的中文出版发行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053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 印张 2 插页 219 千字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9.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实验的文学

——代前言

俄国文学在探索，在实验。

它无可回避地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实验。用实验的眼光看去，会觉得生动有趣，值得琢磨，于是也就少了些不顺眼，少了些今不如昔的叹息。

这个新阶段是文学的戏剧性过程的结果。它仿佛一夜之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先是文坛卷入政治漩涡，作家们奔走鼓号“公开性”，无暇也无心顾及创作。这本有益于文学反思的社会参与，后来竟变成文人的宗派斗争，旷日持久，余绪至今不时可以感到。所谓民主派与爱国派的对垒，在局外人看来并非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文学观念上有歧见有争论，正是形成多元互补的条件，是文学的一种自由追求。所以，渐渐地文人相轻的攻讦也就只能招来鄙夷的眼光。

与此同时，回归文学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读者突然发现，俄罗斯文学还有那么一大片新鲜而精彩的天地少为人知。一时间，阅读兴趣集中到了境外侨居作家的创作，还有国内作者长期遭禁如今蜂拥而至的作品上。但冲击主要还不在争取读者，而在创作思想。境内文学六十年代以后虽也呈现出多样性，终归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多样性。如今人们看到文学竟也可以有另外的写法，自然会比较过去，权衡优劣，琢磨

着如何冲破习惯思想的牢笼,更新创作的面貌。文学观念的这种转折,带来了一时的文坛沉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可是,当文学从反思和自省中走出,面对现实的时候,外部条件又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巨变。一方面是社会生活陷入动荡和窘困之中,种种矛盾错综交织,许多传统的价值观遭遇挑战,令作家们无所适从,难以下笔。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文化上确立了多媒体争雄的格局,把文学挤向边缘,往日举国捧读作品的风光难再,创作随之失去了强劲的需求。

这些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疾风骤雨顷刻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最近十余年来,俄罗斯文学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环境中,开创一个新时期的历史。迄今可见的成果,不难想像算不得丰硕,品评也必定聚讼纷纭。于是忧心文学的人便颇多微词了。有人说俄国文学死去了,有人说俄国文学只剩了马丽尼娜、阿库宁的消闲小说,有人问今天主宰人们心灵的大师在哪里?有人问谁来做灵魂的工程师?实际上,文坛现实并非那么令人沮丧。俄国文学没有死,也没有沦落为消遣文字。相反,它在新时期表现出的特点,倒很值得我们关注。

世纪之交的文坛剧变举不胜举,但最根本的变化,是俄罗斯文学终于成了自由的文学。它十年间的得与失,说到底,都系于这一基本的事实。只是日复一日,这个事实已经司空见惯,形同平淡无奇的生活常态,人们就不加特别的理会了。可忽略了根本动因,是理不清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的。

在旧俄国,文学从没有享受过自由,历来生活在专制制度书刊检查的阴影之中。苏联时期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思想的钳制,文学首当其冲,同样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阴影之中。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文学才走上真正自由发展的道路。

从实际层面上说,这个自由的文学,就是没有书刊检查的文学,没有文字狱的文学,没有逐出国门的文学,没有打压挤的文学。从精神层面上说,这个自由的文学是独立思考的文学,是诉诸智慧与良知的文学,是崇尚创新的文学。当然,这样的精神境界,是文学进入自由王国后追求的理想状态,也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现在还只能说文学具备了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应该看到,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民族文学一分为三,人为地破碎了大半世纪,今天重又汇成一体。在摆脱政治意识羁绊的自由空间里,它们不是谁吃掉谁,不是谁尊谁卑,而能平等对话,相得益彰。从近期多部不同视角的文学史著述中,就看得出这种捐弃成见、尊重史实的独立研究之作。伴随着文学裂痕的弥合,是文化断层的再续。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这景况很自然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化复兴。那时看上去言人人殊,杂乱无序,实则是民族创造力的大释放,是文化思想的飞跃,有大量的文化精品为证。我们不敢预期新世纪之初重现这一景观,但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能赢得一个真正宽松自由、统一而不划一的生存环境,不可不说是一大幸事,它的意义更远在于未来。

对创作来说,新环境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能充分自由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学传统。罢黜百家,言归一尊的专制思想,不仅曾施于今人,也普遍用来剪裁古人。以阶级属性和政治功利定取舍,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遭到否定、禁止、湮没,进不了创作者的视野,也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了。如今,一切禁忌打破了,挖掘民族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艺术经验,成为作家和研究家的风尚,乐此不疲。

与此相关联的,是文学走上了国际间交流互动的舞台。现在的创作界,尤其是青年作者,对了解和借鉴外国的文化和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论是古代神话、宗教经典、欧美各种流派小说,以至东方包括中国的作品,都越来越多地得到俄国作者的呼应。这与其说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研究界更是把世界范围的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设为大背景和重要出发点,在这个语境中讨论俄罗斯文学问题。对闭关锁国长达五六十年的俄罗斯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此不仅要破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说教,还得抛弃沙文主义的妄自尊大。无论如何,俄国文化同西欧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人为的隔绝只能得势一时。一旦柏林墙倒塌,排除了后顾之忧,科学求实的作家学者很快便恢复起文化的对话。而只须睁眼认真地看一看周边世界,愚弄百姓的帝国神话就不攻自破了。这样,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观念上都得到了一次解放。

文坛嬗变的事实,足以说明自由空间的弥足珍贵。不过这还只是外部的自由,是保证一种自由的社会政治乃至宗教文化的环境。自由的创作环境,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优秀的文学。历史每每证实的,倒是相反的情形。越是面对思想专制和政治打击,人们越能坚持抗争,呕心沥血地创造出好作品。压力一去,奋进精神反而容易松懈。在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同样常常是压力逼出动力。作者生活的困顿,道路的坎坷,精神的痛苦,往往滋养着写作的意志和深邃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天然地宠爱无自由、多痛苦的人。

对文学本身来说,自由是一种考验。俄罗斯文学在考验中走过了第一个十年。自由空间,不是一种真空,不是杜绝了矛盾斗争的一派和谐,不是风和日丽的百花竞放。尤其是俄罗斯

刚刚熬过的十年，充满动荡和痛苦。在急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社会生活光怪陆离，宿命思潮层出不穷，势如大河决堤，泥沙俱下，冲击着人的精神世界。此时此境，文学何以自处？它应怎样认识生活，怎样定位自己，怎样不辱前人，怎样不负来者？一句话，它如何运用千载一得的自由？可见，而今的考验，首先也是主要的，发生在作者的意识中，在作家的创作思想上。

俄国文学在传统上向来珍视一种无需授受、灵犀自通的品格——人生的责任感。这大概是民族历史二百年间一直处于变革漩涡之中所使然吧。作家多是有话要说，不能不写，或为改变世道，或为拯救灵魂，有的恋家国情结，有的替生命张扬。他们总感觉肩上有副担子，甚至对人生怀有负疚之心。正是这种个人的文学使命感，让他们无法逃避现实去隐遁山林，或者沉湎于小我而吟风弄月。十九世纪的文学里，对“多余人”恨铁不成钢，尽管大多把这原因归咎于社会环境，但那立足点是清晰可见的：人生应有益于社会。至于发问“谁之罪”，“怎么办”，疾呼“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更是充满了变革社会的激情，成为文学的基调。二十世纪初在时局动荡而文化勃兴的背景下，文坛派别林立，创作思想相当复杂。但随后的发展依然彰显出文学赤子的拳拳之忱。革命文学不消说。那些“离经叛道”的杰出作家，哪个不是靠社会良心支撑着自己沉重的笔？就连逐出国门的人，漂泊异乡还笔耕不辍，就是因为把丰富俄罗斯文化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新的世纪开始，变异之风吹彻文坛，思想的丰腴和纷乱，很像上个世纪初年。我们虽非亲历却是目睹了这一切，应该说有着真切感受。若以这些年的文学实绩来说，较为重要和优秀的创作，无不透露着艺术家对时代和人生的关注。痛思历史伤疤的反乌托邦主题，末

世般动乱的灰色景象,家国衰败中的精神失落,困顿失衡生活带给心灵的震撼,还有当下社会众生相的速描式讽拟,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对俄国现实的探索思考。挖掘提炼的深浅得失或有不同,为时代立言,回应生活的诘问,这种创作取向依然生机勃勃,恐怕是无可怀疑的。

文学传统中另一个富有魅力的品格,是作品向来洋溢着艺术家的激情。他对自己的艺术世界心驰神往,庄谐褒贬,情见乎辞,让读者共享他对生活的感悟,对世界的把握。俄国艺术家面对生活,少不了冷静和冷峻的眼光,这正是他们深沉之处。但超然艺术世界之外到冷漠,到不问是非曲直,到含糊暧昧,这种不见灵魂徒劳躯体的写作,却是人们最大的忌讳。而且,用心灵感受,用心灵写作,在俄国几乎就是遭遇痛苦。嬉笑怒骂,固然皆成文章,惟有痛苦最具爆发力,可谓是激情的基本旋律。这大概表现着一个民族体验人生道路时独特的选择。即使在感受喜悦,品味美好,憧憬光明的时候,它也放不下一颗沉重的隐忧的不安的心。

再进一层看,这个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满足演绎故事。诚如人们所说,在俄国诗大于诗,诗不只是诗。这话里的诗是泛指文学。文学大于自己,意味着文学在艺术世界的背后蕴含着沉甸甸的思想。什么思想呢?一句话,是对人心世道的揣摩苦思。人心的善恶,人格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种围绕着人性与生活的终极的却又永无终结的思考,在每一时代和每一天才作家的作品里,都闪烁出簇新的烂漫的火花。文思的丰厚与精彩,就在于恒久的题目翻出崭新的阐发。十九世纪且不说,上个世纪的高尔基、布宁、肖洛霍夫、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等人,今天被文学史家推为经典,不正因为作品的意蕴高远,对时代做出了深刻又独到的思

想开拓吗?! 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世界都是独特而无可取代的, 贯注于这个世界的感受与精神都是前无古人而振聋发聩的。通过他们, “有思想的文学”才在俄国得以发扬光大。

要拿传统的这种种品格作为衡量的尺度来看, 当下文学表现给人的印象可是大异其趣了。如果说作者主观上都还固守着创作的使命感, 领悟生活, 不吐不快, 那么他们在作品中对艺术现实流露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 却变得复杂而纷繁。问题首先在于有没有真挚而深沉的激情, 这激情是否够得上积极的向善的精神力量。读当代的俄国小说, 人物情节容易有吸引力, 像推开窗口一览五光十色的异域生活画。可是作者的态度, 他的情意所系, 有时却朦胧得叫人捉摸不透, 或者摇摆得叫人把握不住。更有甚者, 似乎作者完全隐退, 只见生活的流动, 铺陈人与事, 却看不到一以贯之的情感逻辑, 缺乏生气也就形不成艺术的意境。作者的缺位使原本就扑朔迷离的人物事件越发难断妍媸。同时, 又存在另一种极端, 不论讲述故事还是刻画人物, 似乎不由自主地概以嘲讽出之, 给人一种对生活孤傲不敬的感觉。至于说到底层的哲理意蕴, 原非强制可得, 它的创造需要长期的积累, 正如它的解读要待以时日一样。以此求之于眼下的作品, 是不够公道的。这样, 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我们眼前, 迷蒙中成了一片灰暗, 比起往昔的辉煌真是黯然失色了。实际上, 如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种估计和看法同样是不够公道的, 它既忽略了文学现状积极的一面, 也缺乏理性的前瞻。

写自己的时代, 能把握准确而且深刻, 本就缺乏时间的距离, 何况面对的是翻了个的世界。阶级革命, 过犹不及; 军事帝国, 盛极而衰; 经济转轨, 震荡社会。所有这些反转来引起心灵的震动、彷徨、挣扎、自省。此时此刻, 要求作品一切恰如其分,

具有正确鲜明的立场和价值观,高超的眼力和沉稳的情调,其实是对审美过程缺乏见识的表现。在大多情况下,作家不是不为而是不能。当然,就在今天杰出的艺术家仍可贡献出不同凡响的作品。他们不仅眼光和功力过人,且一向便以揭露社会人心的弊端为能事,如今写满目疮痍的人生,思路可说是一脉相承,不须转什么弯子。再者,创作上那些看上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照传统相形见绌的地方,倒常是实验、探索、创新的所在。说到探索,最大的课题莫过于怎么认识今天的社会,如何在多元的世界感受中独树一帜。文学创新最深刻的来源,在于对人与生活的感悟理解,而感悟和理解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举其大者如文化史观、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等等。自觉地调动不同因素获得独特的世界感受,用以打破因袭前人和墨守戒条的写法,此前也有人为之。只是如今这已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如实地成了艺术创造的自然之理。可想而知,当这种探索在自由的空间里蔚成风气之后,伴随成功而出现失误便屡见不鲜了。不仅如此,但凡不习惯的东西,如果不能一下子抓住人心,往往招来困惑甚至讥笑的目光。拿感受领悟世界来说,依靠理性求实求真,是写实文学的基础,似乎也是文学视角的正宗。而依赖直觉和幻想,从现实中感悟到超人和超自然的支配力,感悟到神祇的意志,感悟到非理性的神秘境界,就好像事涉旁门左道而遭人冷眼。现代作者有的更进一步,把眼下真切的现实同虚幻无际的想像融为一体,假作真来真亦假,艺术世界变得难以捉摸,不接受的人们于是斥为怪诞荒唐。这种遭遇在新时期的艺术形式探索中,尤其常见。可正是在这近乎离谱的探索过程中,统治文坛的“大思想”和“大风格”彻底瓦解了,创作从虚假回归到真诚,从人为的一元回归到自然的多样。而且,随着斗转星移,文学已经跨过了前两个

世纪,正走向前所未有的千姿百态。

就此而论,俄罗斯文学显然处于大实验之中。也因此,我们把选译的几部当代俄国小说称作一个实验小说的系列。它们的共同点,首先是主题与故事反映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却都有可读性和吸引力。其次,在艺术表现上大都求变求新,颇具创意。再次,作为实验文本,它们足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以至争议,大有助于对文学嬗变的思考。这些就是我们决定取舍时想到的根据,也是我们译介所追求的目的。

白春仁*

2002年11月于北京

* 白春仁,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实验的文学——代前言	白春仁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一篇关于伊万·普利戈仁的小说 幻影	39
第三章	83
第四章	96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14
第二篇关于伊万·普利戈仁的小说 同貌人	127
第七章	199
第八章	209
第三篇关于伊万·普利戈仁的小说 复仇者	239
第九章	276
第十章	281
第十一章	290
第十二章	295
第十三章	298

第一章

“他是说要杀了人吗?!”

“是的,法尼亚^①叔叔,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要杀了他!”

娜斯佳坐在小木桥边上,双脚不停地踢水。她背后站着个上了年纪的大胡子先生,生气地甩开浅色礼服的两个下摆,露出软缎坎肩,两只拳头叉在腰间。

池塘对岸,一片高耸的老柳把阴凉的树影投在明澈如镜的水面上。柳树下一座孤零零的灰色木屋,这既是浴棚又是船码头。

白发先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波尼佐夫斯基,愤怒地扭动着脑袋,精心保养的蓬松银发随之起伏。他一会儿望着小木桥左边的干枯芦苇,一会儿看着右边满铺浮萍的水湾。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极力想克制不得体的情绪,但无能为力。他鼓鼓鼻子,轻咳了几声。

“为什么要杀的是我?!”

“我也这样问过他,他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却要杀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放下双手,拍了一下穿着毛料条纹裤的膝盖。“这可是莫名其妙!”

对岸的柳阴眼看在缩小,这使姑娘有些扫兴。似乎她现在刚明白太阳东升是不可能阻挡的。

① 法尼亚是小说中人物对阿法纳西的谑称,读音同阿法纳西的小名佛尼亚近似。——译者,下同。

“或许他还说了是哪一天？说了吗，啊？”

“他说这也快也不快。”

“上帝宽恕，这简直是德尔斐的神谕^①嘛。”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转了个身，盛怒下在暖烘烘的木桥上来回走动。干透的木板咯吱咯吱惊叫。

娜斯佳转过身朝激动的交谈者走去。

“得了，法尼亚叔叔！让人觉得你把这事太当真了。”

波尼佐夫斯基先生停下来，站到侄女身旁，右手捋捋头发，保持着彼得堡理发师精心设计的发型，左手放到姑娘梳得溜光的凉丝丝的头上。她那蜡般光洁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大结（莫非表示骄傲？）。

一瞬间，他俩感到彼此有一种特殊的相互理解。一对血缘亲人如塑像默默立在清晨的池塘边；这池塘是一百五十年前第一个庄园主伊万·伊万诺维奇·斯托列申元帅开掘的。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首先变换了姿势，也打破了沉寂。

“毕竟你也得理解我。一头‘粗壮的公牛’，他一只手臂顶我的四只手，而且性情抑郁，捉摸不定，突然地，在我看来无缘无故地声称打算割断我的喉咙，我怎么，应该手舞足蹈吗？可恶。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娜斯佳皱了皱眉头，叔叔没有察觉。

“他不像你说的，没有‘打算’杀你，他尊敬您，他说，您是位善心的老爷，不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有这个话也算不错了。”

“他没打算杀您，他甚至不想杀您，但他知道他会做出这

① 德尔斐，古希腊城市，全希腊的宗教中心，建有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据传它的神谕威信极高，人们不仅向它请示私事，也请示有关国家和殖民的大事。

事来。”

“我看他不正常，应该让他去看医生。”

“我们普哈诺夫的医生现在出门了。”

“那就用我的马车把他送到车站去，那里应该有医生。”

娜斯佳使劲地踩了一脚，溅起水珠如闪亮的扇面。有几滴落到她的裙子上。

“那他大概会生气的，法尼亚叔叔。他真的不像个疯子。是他自己如实讲出了这一切，没有隐瞒什么。一时心血来潮罢了。我同他谈话后有种感觉，连他自己也不高兴会出现这种念头，他并不想杀你，我们干吗要把他当成精神病呢？”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不由得叹了口气。

“但是你总得承认一点，这事不只叫人不快——这还可以忍受，而且有些蹊跷。我倒是想不去深究或是一笑了之，但这事本身，我想说……”

“您叫我担心，您原来不是这样子呀。”

法尼亚叔叔皱了皱眉，他对自己也不满意。

他不耐烦地将双手插进口袋：

“难道去找警察，”他嘟囔着，脸上掠过一副知识分子软弱的表情，自己作答说：“那要招人耻笑啊。”

“那请问，法尼亚叔叔，您常这样吗？”

“怎样？”

娜斯佳不再踢水，人一动不动，浅色睫毛合拢在一起；扶着桥板的双手黄里透着苍白，嘴角露出难以察觉又不很寻常的笑意。她说了一句：

“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弯腰向前，想看一看侄女的脸。但她先朝他转过身来，脸上的微笑表示的已经不是兴奋，而是歉

疾。她说：

“简直像一场梦幻，当然是傻事。但我能对您讲吧，是吗？”

“啊，我……”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很自信地抬起一只手按在白丝领带上。他喜欢别人向他倾诉思想。这间接地证实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即他是个好人。

侄女斟酌讲法时长叹了一口气。

“这种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但却完全控制了我。现在我试着讲一讲……不过您要知道，用语言一说可就苍白贫乏多了。事情是这样，我坐在这里，就在小木桥上，也是这个池塘，这个花园，花园后边也是天空和云彩，一切全是这样，您明白吗？可时间变了，不是现在。”

叔叔习惯地拢了一下头发，他全然不懂，但知道应当弄明白。

“完全是另外的年份，不是一九一四年，是别的年份。”

“是挺复杂，娜斯佳，很难明白。不是一四年，那是哪一年呢，一七年，是吗？”

“您要明白，问题不在数字。可能是一七年，也可能是三七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好像非常强烈地感到了这另外一个年份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好像我可以站起来走到庄园的大门外，可那里的一切全成了另一种样子，是另一些楼房，另一个政府，新的时装。”

“迟早一切都会那样改变的。”

娜斯佳懊恼地挥了挥手。

“这是老生常谈。不是迟早，就是现在，是此刻！我本来忍不住想验证一下，但是那只是几秒钟，幻觉瞬间就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清醒地知道，池塘后边是大麻地，接下去是大路，大路一直通到车站，车站小吃店里服务员正用毛巾驱赶苍蝇，铃